

忆说冬月农家无闲日

本报老年记者 毋法洪

岁月轮回,不知不觉中,时光老人的脚步又跨入冬月的门槛。眼下的乡村,已是山野空旷、场光地净。几天前我回老家,看到乡亲们三三两两聚在冬日的暖阳下闲聊,便上前凑堆儿,和他们一块儿谈起以往冬天的活计和景致。

几十年前的乡村,农家无闲日,冬月人亦忙。没有了夏秋时耕种与收获的繁忙与紧张,却要为冬春季人畜的粮草作储备,家家户户一天到晚好像有干不完的活儿。

人们在房前屋后的空地上挖个约1米见方的土坑,把萝卜切了头,码在其中,上面盖土,中间插个半截玉米秆,以通气透风,防止萝卜坏掉。与之不同的是,窖藏大白菜时,土坑挖得要浅些,白菜上面用木棍棚着,再盖一块透明的塑料薄膜,四周用土压着,为的是透光防冻。大葱的储藏更简单,只需把葱叶弯过来拧成一把把,浅埋在院角的土堆里即可。最繁最累的活儿当

数捺酸菜。先把萝卜缨、白菜帮洗净,在大杀猪锅里煮熟捞出,放在捶衣石上挤干水分后切段,再把比小拇指头还细小的小萝卜娃用刨子切做鱼鳞状薄片片,最后将三者搅匀放入缸内捣实,盖上盖儿,这就是传统的老缸菜。

储藏的萝卜、大葱可以随用随取敞开吃,什么时候做饭炒菜,取来即可。那时白菜种得少,得省着吃。只有到了年底,大人们去城里办年货时捎回一两公斤粉条,农历大年初一中午与白菜和带膘的猪肉炖一锅烩菜,吃得一家人嘴留余香。印象最深的是,炒菜时油热放葱花那一刻,一声响,香气顿时溢满屋子,馋得我口水直往肚里咽。老缸菜需要较长时日,直到来年5月割麦时才能食用。劳累了半天的人们中午端一碗微酸可口的老缸菜浇捞面,坐在门前的大杏树下吃得香,为下午干活补足了能量。

进入冬季,山上叶落草枯,

牛羊长达半年之久不能出坡放牧,还有长年圈养的驴骡等,需要大量饲料,干谷草、玉米秆、豆秸和红薯秧等是它们的主要口粮。数九寒天,大伙迎着呼啸的寒风,肩挑车拉,从庄稼地和打谷场上运回秸秆。在牛棚、羊圈和马房旁的空地上,几口磨得锃亮的铡刀一字摆开,开始铡草。每口铡刀两人,年长的老汉或有经验的村妇管喂铡续草,身强力壮的庄稼汉管按铡。“唰”的一声响,铡碎的秸秆在铡刀下纷飞,令一旁看热闹的孩子眼花缭乱。收工了,大伙拍掉灰尘,穿上棉袄,回头看一眼静静的饲料垛,心里热乎乎的,满满的成就感。

如今农民生活水平提高了,种地全靠机械,再也不用捺酸菜和人工铡草了,大家衣食无忧,冬月常在暖和的地方谈天说地,养精蓄锐,尽情享受党和政府带来的好日子,谋划着来年的农事和生计。

竹子

本报老年记者 刘松梅



“宁可食无肉,不可居无竹。”这是郑板桥的名句,和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我喜欢竹子,并非我高雅,大概因为我的名字里有松有梅,唯独没有“岁寒三友”中的竹子吧。由于对竹子的挚爱,所以多年前我们的新居落成后,我特地从老家南阳带回几个竹根,埋在窗前的空地上。经过我的细心呵护和辛勤浇灌,竟长出几个锥尖儿般淡紫色的竹笋。竹笋拱出地面后拼命往上长,长到一米多高后才脱去笋衣,像亭亭玉立的少女,调皮地沐浴在灿烂的阳光下。几年后,它们连成一片,青翠碧绿,郁郁葱葱,成了我家院子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
我经常站在窗前欣赏竹子美丽的倩影。阳光下,它们温柔地舒展青翠的枝叶,让金色洒满全身;起风了,它们摆动着轻纱般的衣

裙,悠闲地翩翩起舞;下雨了,它们抖落掉满身的尘埃,欢快地迎接大自然的洗礼;雪中的它们更显得雍容华贵。我不仅喜欢竹子的俏丽,更欣赏它们顽强的生命力。

记得前年春天,我家房子扩建,建筑材料堆得满院都是。有一次我不在家,拉来的石子被司机一大车倾车而下,把那片竹子全部压倒,埋在了下面,心疼得要命。没想到施工结束后,遭遇了“灭顶之灾”的它们,竟奇迹般地拱出地面,脱去笋衣后,居然比原来还粗壮、高大。

我们要学习竹子乐观处世,不因环境改变而颓废;学习竹子坚忍不拔,不因遭遇挫折而放弃;学习竹子朴实无华,从不哗众取宠,盛气凌人;学习竹子高风亮节,胸怀坦荡;学习竹子虚心进取,乐于奉献。只有这样,才能笑迎风霜雨雪,才能永远拥有春天!

读书伴我乐余生

本报老年记者 尚爱莲

芳华流逝,不知不觉已到了知天命的年龄。如今退休在家,有了大把的时间自由支配,终于可以爱我所爱,细细品读古典国学,享受岁月静美。

爱上国学经典著作,让我的退休生活非常充实,身心愉悦,颇有些苦尽甘来的快感。

上世纪70年代,人们的生活普遍还不富裕,我们家也是如此,全家7口人的生活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,生活比较拮据。作为长女,我理应替父母分忧。所以,我早早走上工作岗位,读书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奢求。看到那些装订精美的国学经典,心里暗暗下定决心,等有了时间,一定要好好阅读。

如今退休,生活的节奏慢了下来,孩子也成家立业,自己有充足的时间灵活支配,我有了更好的读书条件,我要做快乐的读书人,不负人生。

有一天闲来无事,我把书柜翻了个底朝天,发现了被冷落十几年的《论语》《大学·中庸》《朱子家训》《易经》等十几本国学书籍,还有鲁迅、朱自清、巴金等人的许多著名作品。我喜出望外,如获至宝,把它们放在书架上最明显的位置,并制订了阅读计划。我还经常逛书店,买了一些喜欢的

书,如《诗经》《近思录》《唐宋诗词》。

读着千古圣贤书,我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,越看越感到自己的知识太欠缺。古人说:“三日不读书,便觉语言乏味,面目可憎。”说起来有点夸张,但是有道理。我在读书看报时,发现喜欢的好句子、精彩段落,会立即抄写在本子上。有道是,好记性不如烂笔头。抄写也是读书的一种,又能获得超越读的倍数享受。通过读书,我渐渐感悟到,好书最能陶冶情操、修心养性。每读一本好书,人的心胸会变得博大,思想豁然开朗,从而心态平和,起到药物难以奏效的作用。难怪古人说:“书犹药也,善读之可以医愚。”读书,使我在生活中多了一些智慧,少了一些愚昧,减少不必要的物质欲望。

我的退休生活可以说简单而又丰富,平淡而又灵动。由于受到“布衣暖,菜羹香,读书滋味长”的熏陶,我深深感到读书的快乐。有诗云:“心无挂碍身常健,腹有诗书气自华。”

读书能净化心灵,开阔视野,与时俱进。所以,读写人生,是快乐人生、充盈人生。为了让自己的退休生活更有品位、更有内涵,我会一如既往与书相伴到永远。

日出东方

任国庆

摄



冬天里的记忆

本报老年记者 许江

冬至过后,进入了一年中寒冷的数九季节。“一九二九不出手,三九四九凌上走”,儿时冬天的许多记忆还都充满了温度。

每到寒冷季节来临之前,母亲便会把我们弟兄的粗布棉衣棉裤拆洗一遍,重新缝补好破损的地方添些棉花,再一针一线地缝制完成。往往是深更半夜了,母亲还坐在灶台上点着煤油灯给我们赶制棉衣,好让我们兄弟在冬至里能穿得上。

下雪了,孩子们可就兴奋了,三五成群地在院子里、街道上堆雪人、打雪仗。最让孩子高兴的地方就是有坡度的路面,那里是滑雪的好场地。路中间被踩实了,我们在坡上头加几个助跑,然后往下一蹲,双手抱着膝盖,一下便滑到了坡下。这是最理想的滑法,掌握不好的小伙伴从半坡就开始滚到坡下,引来大家哄堂大笑。小时候,越是下雪孩子们越往外跑。房檐上挂着的长长冰凌,有的达半米长,上

粗下细,好似一把把透明的尖锥子,整齐地排开挂在房檐的一个个滴水口上,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晶莹剔透。妈妈总是嘱咐着千万不要在房檐下玩耍,当心冰凌掉下来砸着人。父亲则用长长的竹竿将房檐上挂的冰凌一股脑儿打掉。看到那晶莹剔透的冰凌落到地上摔得粉身碎骨,内心不免有点可惜。

今年的冬至已过,期待着皑皑白雪。